



## 夏收如歌

□ 李拴伍

“伍，快起，趁天凉去割麦。”睡梦中我被母亲叫起，天还没大亮，母亲已做好了早饭，窗外的父亲已在房檐下“吱吱啦啦”地磨着刀。一家人快速吃完早饭，妹妹留家里看晒场，父亲、母亲、姐姐和我带上镰刀，还有水和馍，拉上架子车上地了，太阳冒火花的时候，麦田已经热闹了起来。

太阳爬上了一竿高，金灿灿的麦浪更加耀眼，大片的麦田展示着它们博大的胸怀，唱着丰收的歌谣，等待着镰刀的收割。山坳那片麦子，在镰刀的挥舞下慢慢地减少着，我们一字排开，齐头并进，麦捆整体地立在地里，线条笔直，个个很有精神且很神奇。父亲擦了把汗，喝了点水，回过头对我说：“拿稳拿匀割，他还多着。”我从八岁开始学着割麦，如今，能紧跟上姐姐，更不会落后，是父亲的好帮手。

十一点，温度上来了，我已汗流浹背，脸上的汗一绺一绺的。母亲提前回家做午饭，一大片地被我们征服，等装车我已困到极点，肚子也不听话地喊叫着。驾重车我还没有经验和力气，仍然由父亲拉，我和姐姐推，架子车负重前行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，提醒着丰收和颠簸的路况。父亲小心翼翼地驾着车，平稳地行进在乡村的小路上。

麦子拉到场后很快被卸下，又被一捆一捆整体地立在了场上，麦穗朝上，再次接受着太阳的炙烤。

吃过午饭，父亲抬头看了看屋子北面的天空和山峦，说：“没雨，天气好着，下午碾场。”割回的麦子堆积在场上不及碾打就要霉起来，如果下一场雨就会带来很大麻烦，像母亲说的，别看割回来了，装包里才算。龙口夺食，夏收的每个环节都很重要。

午后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，晴空万里，高悬的太阳很是给力地晒着，连续几天割麦、碾打，我总想找个地方倒下歇一歇，可看见被母亲称为铁人的父亲已摊场了，便又强打精神跟上劳动。

摊场稍微能轻松一些，是把好的麦捆又一捆一捆地解开，麦穗朝上，一排一排，一层一层均匀撒开摆放在场上，摊完麦子的场脚踩上去，感觉就像一层厚厚的麦穗被，那是大地的恩赐。此时，父亲已能估出能打多少石麦子。

碾场了，我戴着草帽牵着牛，牛拉着碌碡慢慢地转着圈，牛有耐力但没有速度，扬起鞭子就走快，不扬鞭子，牛也学会了“耍滑”，由着性子走。麦场上能听到麦粒窸窣脱下的声音，更能感受到麦场上高温蒸着的热浪。经过一家人两个多小时地翻动碾打，一堆混合着麦衣、麦粒和杂物的麦子堆在了麦场上，展示着劳动的成果。

下午五点多，西北风来了，扬场了，利用风把麦粒从碾打下来的混有麦衣、尘土的混合物中分离出来。父亲是个好帮手，扬场的每个动作堪称经典，试风、定麦粒落地点、扬，父亲像布阵点兵，又拉开了战斗。父亲戴着草帽，站在麦堆旁，观察四周，定好麦粒落地的位置，两腿一前一后拉开弓步，把木锨扎进麦堆里，两手用力，铲起一锨麦，瞅准头顶前上方的位置，用力向上伸展胳膊，将麦粒、尘土和麦衣混合物扬了出去，在风吹动下，麦衣和尘土落到远方，麦粒直落下来。父亲一锨又一锨，高度一致，速度一样，有板有眼地重复着看似机械，但却深含技巧的动作，显示着张力和功夫。

傍晚，天凉了下来，小孩子们也出屋嬉玩了，这是夏收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，有摆麦垛的，有收晒干麦子的，有扬场的，夏收应有的活计时此时都能见到。

夜深了，树叶沙沙作响，凉风吹起，父亲还坐在门前，想着第二天是割还是碾打，而孩子们早已进入梦乡。

## 山中访友

□ 王太生

细算起来，应该有好几年没去山中了。家乡无山，对我来说，无事访山，便是拜访住在远处的亲朋、慢时光里的好友。

山中有茶和泉。在群峰包围的山中，我喜欢问茶访泉，要求不高，也不挑剔，大多时候，问茶，问的是野茶；访泉，访的是野泉。

有一次例外，在武夷山中，走了许久，拜访山壁上大红袍，远远地，看见山腰岩石上站着几株老茶树。也曾想去皖南山中的猴坑，看看那里生长的猴魁。每饮此茶，就想着那个地方，茶树青青，白云滋润，不知道附近的山风，还有没有活泼跳跃的猴子。

茶在高山，清风流韵，想去山中，大多是冲着它们而来。山里的生活简单，人也变得简单，在山中小村，我看到闲悠的人，坐在古树下拱手闲谈。

从前山中有高士，这是山林吸引我的地方，也是它的迷人之处。山中曾经有人来过，那些朦胧身影消失在山岚烟雾中。那些曾经隐居山中的人，他们经年累月在山中生活，大山阻隔了与外面的联系。山中木屋，小灯寂寂，粗蔬清酒，醉卧石上，拂松涛清风，溪中捉月；或于大雪来临，望漫天飞絮，在雪中手舞足蹈……大山成全了他们，以天幕苍穹为纸，也刻画了他们，孤独的人在山中快活，山中逍遥。因此，山中虽清寂，却有不俗的灵魂，这也是大山魅力所在。

山中客，一个极易遐想的名字。唐代诗人韦应物“今朝郡斋冷，忽念山中客”。那时候，诗人坐在郡斋里感觉很冷，便想起山中的朋友，他会不会正在涧底打柴没有回来？回来后，该煮些清淡的饭菜，用来抵御御寒。此时，老韦多想怀揣一壶老酒去看望朋友，可这黄叶落满空山，在什么地方才能找到他呢？

登顶而小天下，岩石间有隐隐的身影，或啸或吟，踏歌而行，心轻如云絮。我观夜晚的山峰，相互敬重，相互谦卑，如几个贤者，拱手而坐。

山中应有师，云、石是吾师。人行山中，石浴云雾中，影影绰绰，水墨浸润。幽谷是云之窝，那些一团团，一片片的云，若蘑菇，若羊马，若棉絮……就在山谷里孕育，在山谷里降生，游荡、升腾。

石相似，却各有不同，沉稳、谦卑。读石，如读书，山的神韵，山的气度，山的纹路。雁荡山中有许多大石头，我喜欢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字。那些字，大的，小的；长的，方的；粗犷的，秀丽的；一笔一画的，龙飞凤舞的；含蓄古朴的，顶天立地的……在山中，是刻在竖立着的石头上的，那些刻着字的石头，在夏天，摸上去冰凉、冰凉的一一曾经在峰峦间转悠，我们都是山中客。访茶问道，日日山间石相似，年年山中客不同。

山中应有友，花、树是吾友。在古人眼中，野山的梅花如良友。宋人谢枋得在武夷山中留下诗：“十年无梦得还家，独立青峰野水涯。天地寂寥山雨歇，几生修得到梅花？”他独立青峰之上，面对浩浩野水。山雨初歇，天地间一片寂寥，诗人自问：我要经历多少岁月，才能修炼成梅花那样的品格啊？

山中巨树见证时间的长度和宽度，树影如瀑，似乎还能听见那潺潺的光阴水声。

我喜欢看一人、一牛、一古树的山中场景。清晨，农人身披蓑衣，肩扛犁铧，从浓荫如盖的古树下经过，抬起头，是万千光线穿透苍郁绿叶，把光影筛下。

某年，在浙西南的丽水山中，和朋友去拜访一户人家。盘山而上，在半山处，一苍苍古树，冠如华盖，冠径十几米。那户人家，就在古树旁边。我们沿山道拾级而上时，主人早已站在树下等候我们，旁边还卧着一条大黄狗。古树沉默，山中人话也不多，只是用微笑表达热情。我在山中，细观那树，树有树的性格和处理态度，不然，它在这深山之中怎会生长那么久。

想起过往事，时念往日游。疏远了那些石头、溪月、古树……就像疏远从前的旧友。

其实，山中有许多好东西，在不同的人眼里，是不同的师友。在山中，挖野蕨，掘山珍，捞溪鱼……借山里人的石屋土灶，撸起袖子，山屋土灶，煮一锅青精饭，煲一罐碧润羹，桌上有几个小菜，闲坐堂屋，望着门外的天际线，发一会儿呆。

云石是吾师，花树皆旧友。为俗事所累时，常想起山中师友。

## 端午节的情思

从黑夜挤出来的思念  
悬挂在星月交辉的表情中  
聆听到汨罗江畔传来的叹息  
在氤氲的月色中  
散发出《离骚》《天问》的芬芳  
那是忧国忧民的深深情怀  
那是浪漫主义的诗人情感

从滔滔江水出发  
沿着彻天彻地的海风  
爱国志士在报国无门的情景中  
以神话传说日月风云香草美人入诗  
构成一幅幅雄奇壮丽的图画  
展示一段段热血沸腾的篇章

用一块石头沉入江中  
带着不愿意随波逐浪的夙愿  
领悟举世皆浊我独清  
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境界  
在悠长悠远岁月的长河中  
谱写了一曲亘古不变的旋律  
让哽咽的农历五月，成为一种精神  
让后人的敬仰，化着奔向你的龙舟

(丁宇)

## 因为艾

比起粽子  
我更喜欢艾  
我们一起去山野  
带露采回来  
用红绳扎成一束  
挂在门楣之上  
每次进出  
脉脉气息相送相迎  
每次远行  
艾在那里，依门回首  
年月深深，夜色沉沉  
我们闭着眼睛  
都不会走错楼层  
因为艾，早已长成  
一种习惯，一种约定

(王优)

## 在麦地

我席地而坐  
像古人一样用手  
把麦粒搓开  
放在粗质的石碗里  
捣碎，加水烧煮

在麦地里  
在夏夜的  
寂静的麦地里  
我与一只麻雀  
推心置腹

(任志龙)

## 夏雨

乡村沃野  
禾苗破土而出  
霏霏细雨  
滋润大地

夏雨潇潇  
温温柔柔浙浙沥沥  
漾漾的田畴  
泛起绿油油的诗意

甘霖丰沛禾苗壮  
田野一片碧绿  
勤劳的人们  
期待年丰时稔的金秋

(刘德森)

## 叶子微苦

黄瓜秧的叶子极少掉落  
它的依附性强  
绒毛粘密。即便干黄、蔫吧，直至腐朽了  
也在藤蔓上牵拉着  
大叶子牵着小叶子  
小叶子从大叶子中钻出来  
相互安慰  
夏天还没过去，更多的意义不曾消失  
雨后湿气蒸发。不论枯萎还是机灵，叶子都有相似的呼吸  
藤蔓更长，汁液微苦

(张凡修)

## 夏天的风

夏天的风  
慵懒地吹着  
丰沛鲜亮的阳光  
在树枝上挂满铃铛  
一阵云飘移后  
雨水就要来造访

愈压愈低的天空  
握在香樟树的手中  
来自异乡的过客  
索性闭上了双眼

想像跟着爬升  
似乎为谁而改变  
我多想穿过  
夏天和夏天的风  
和风轻轻私语  
哪怕一个回首  
也在仰望另一个  
没有尽头的路口

(肖东)

## 采一份诗意

□ 王国梁

我一直觉得“采”是一个极为富有诗意的字眼，它仿佛带着《诗经》的古雅气质，天生有种浪漫悠然的感觉。“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”一种自由欢快和怡然自得的气氛就出来了。“采”字的基调一旦定了下来，就越来越有淡然与洒脱之味了。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。”一个“采”字，完成了一个生动宏大场面的描述。

“采”字就像是一个美好的符号，入了诗人了画便会让整幅画面瞬间灵动起来。“浔水明秋月，南湖采白苹。”“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”“采花香泛泛，坐客醉纷纷。”我甚至觉得，“采”字之所以还有“神采奕奕”“文采斐然”之类的含义，也与它本身的诗意有关。

所以我说，“采”是个颇为诗意的字眼。采与花最佳搭档，采的对象如果是花，那么“采”这个动词都会带了香味。采一份诗意，摘一朵浪漫，生活便有了芬芳的味道。

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一个“采”字，也是表达出了诗人的美好心境。你能想象吗？诗人站在东篱之下，面对朵朵绽放的菊花，他的心情一定会像花开一样灿烂。秋天的风清清凉凉地吹拂着，高远的天空云变幻着姿态，古老的田园里生长着一茬一茬的希望，一朵一朵菊花蓬松成惬意自在的模样。更为惬意自在的，是诗人的心境。他轻轻地抬起手臂，采一朵菊花，再采一朵菊花。他用花朵装饰“环堵萧然，不蔽风日”的陋室，也装饰自己的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”的心情。诗人微笑着，菊花也微笑着，相看两不厌。

采一份诗意，收获人生满满的喜悦。我的父亲做了一辈子农民，终日在耕种与收获的轮回中奔忙。终年劳作，让他的脊背弯了，让他的手粗糙了。不过他依旧为自己保留一份细腻的情怀。有很多次，我发现他在自家园子里采摘蔬菜时愉快地哼着歌。父亲是个情绪不外露的人，不过他在进行采摘劳动时脸上的表情特别生动。他的眉头舒展开来，脸上笑意盈盈的，像是对着蔬菜们笑，又像是从心底涌出来的笑意。那种喜悦，固然有收获的欣慰，但更多是对生活琐碎里那抹温情时光的满足。

我为自己预设了将来的生活：等我老得哪儿都去不了的时候，不再到处看风景的愿望了，我会在故乡的田园里种上点花草草、瓜瓜果果。每日趁着微风正好，晨露清凉，我轻手轻脚地采一些花草与瓜果。每每采下一份诗意，我都会觉得那是生活对我最大的慷慨与善待。

我记得父亲读报的样子。很认真，很专注，也很慈祥。

他往往是在早晨喝茶。劈柴，烧水，冲茶，一气呵成，天衣无缝。然后，眯着眼睛喝着下酣酣的绿茶，整个庭院里就飘满了清香的茶香。之后，他就在母亲做饭时，坐在院子里，等邮递员小吴送当天的报纸来。

小吴来得很早。他是个很敬业的人，也是个很热心的人，他一停下来，便从一叠报纸中抽出父亲喜爱的那份报纸，说，今天又发生了什么事。父亲戴上老花镜，认真地浏览报纸。父亲喜欢看报上的新闻，他上过战场，挂过花，也下过乡。后来呆在乡村的粮站里，一直到离休。他忙碌了大半辈子，现在闲下来了，就在南坡摆弄菜地，累了，就读读报，评点评点新闻。我记得读报时，他容光焕发，喜怒哀乐溢于言表。我很庆幸，父亲在抗战中上过识字班，晚年能读报看报，把离休后突然闲置下来的时间和精力，放到报刊丰富庞大的时空里，在静静的山村平和快乐的生活。

父亲把看过的报纸精心的收集起来，并在我回家后，把他认为精彩重要的内容指给我看，与我讨论。父亲工作时常年在外出，我与他相聚并不多，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模糊。他离休后，我又忙于工作，因此与他一起读报谈报，倒使我很好的了解了他，知道在他严厉的外表

下，蕴含着温柔的爱意，也看到了苍颜白发里的童心。

父亲坚持年年订报，天天看报。他很喜欢那份报纸，喜悦与我一起读报谈报。我又何尝不是。只是报纸越办越好，越办越厚，父亲越来越老，越来越看不清报上的文字。他戴着老花镜，艰难的读报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对我说，明年不订报了。他看我惊愕的样子，补了一句，我看不清报上的字。

我震惊。父亲真的老了，老得我都忽略了他的老。我为他找了一份字体较大的报纸，他也看，只是不专心，没兴趣。我陪他聊聊天，偶尔他会谈谈报上的新闻，说说身边的琐事。父子二人往往就在周末温暖的阳光中，度过一段开心的时光。

多年后，父亲已长眠在那个山村。在枣园的山冈上，有阳光茂林陪伴着他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想起父亲，想起那份报纸，他们之间应该还有什么联系吧。于是，我写了短文《开花的弹痕》，发在那份带给父亲许多快乐的报纸上。千字文浓缩了父亲的一生，也许，这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。

现在，我常常翻阅报纸，浏览新闻，发发文章，让生活时空的流动中，丰富庞大，让我想起父亲，记起他读报评报时可爱可亲的模样。父亲。我常常在心里轻轻呼喊。

## 爱读报的父亲

□ 叶志勇

